

| 风物写意

苔藓

■ 麦飞燕

晨光斜斜地照过来，苔藓便醒了。不是那种猛然惊醒，而是慢悠悠地，从夜的深眠里一层一层浮上来。细看时，那绿是分层的：贴着砖面的，是墨绿，沉着，像积年的心事，每一片小叶都叠着无数个昨日的影；稍高些的，是翠绿，鲜亮着，仿佛刚从某个湿润的梦里突出声来；最顶上茸茸的那一层，是嫩黄的绿，怯生生的，还带着夜未散尽的凉，像婴孩初次睁眼看见世界时睫毛上颤着的光。

一滴露水从墙头滚下来，在苔上打了个滚，那绿便润开去，成了湿漉漉的一团，边缘晕染得极慢，像墨滴在宣纸上慢慢地走。露珠在苔藓上停留的时间，比在石板上长得多——苔藓是用整个身子拥抱它的，绒毛轻轻弯下去，托着那一颗小小的晶莹，像捧着什么了不得的珍宝。风来了，露珠微微晃一晃，把墙角的影子揉碎了又聚拢，那碎光在绿茸茸的毯面上跳着细碎的舞。

巷子深，白日里也少有行人。两边的墙挤出一条窄窄的天，蓝得发白，像褪了色的布。偶尔有猫走过，步子轻得几乎没有声音，爪子落在苔上，软软的，苔藓便微微陷下去又弹起来，连个印子也不肯留。倒是蜗牛，慢悠悠地爬过，身后拖一条晶亮的线，在绿毯上绣着看不见的花纹——那些纹路极细，弯弯绕绕的，像是给苔藓写的信，又像是时光自己留下的笔迹。

小时候，老家天井的墙角也有这样的苔，绿得不像话，像是把整个春天的颜色都私藏在了那儿。祖母从不让人扫它，谁要是伸脚去蹭，她就会用围裙擦着手赶过来，说：“莫动，苔是墙的呼吸，你把它弄疼了，墙该喘不上气了。”那时不懂，只觉得祖母的话古怪又好玩。现在蹲在这陌生的墙角，看着这茸茸的绿，忽然就明白了——墙是死的，砖是哑的，可苔藓让它们有了绒毛，有了温度，有了会变绿的心。老屋拆了多年，那面墙上的苔，想来早已化作了别的什么地方的土，可祖母说这话时的神情，她围裙上沾着的面粉味，还有天井里那一片沉默的绿，却在这异乡的墙角忽然又活了过来。苔藓不会记得那些旧事，但记得它们的人，心里也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潮湿的，柔软的，一碰就泛出记忆的颜色。

午后有雨来过。雨不大，细细的，像是天空在轻声说着什么。雨丝落在苔上，声音是听不见的——苔藓把每一滴雨都吞了进去，连个响儿都不留。但你能看见它在变，原本卷起的边儿慢慢舒展开了，嫩黄的那一层吸饱了水，亮晶晶的，像刚洗过的童颜。水珠顺着砖缝往下淌，淌过苔藓密密的身子，把它们洗得愈发鲜绿。空气里浮着一股潮湿的土腥气，混着苔藓本身的清冽，说不上多好闻，却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那是墙角的味道，是旧时光的味道，是所有的微小事物抱在一起静静呼吸的味道。

雨停后，墙角的颜色深了一度。像水墨画里又添了半笔，那绿便有了层次，有了景深。一只蜻蜓停在墙头歇脚，透明的翅上还挂着水珠，它低头看看墙角的苔，大概觉得那也是一片小小的原野罢。对于苔藓来说，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它的天涯。砖与砖的接缝是峡谷，凸起的砂粒是山峦，落下的雨滴是瀑布，爬过的蚂蚁是穿行在森林里的巨兽。它活得那样认真，把每一寸砖面都铺得密密实实，用所有的力气去绿，去蔓延，去把死寂的墙变成活的毯。我忽然觉得，人在世上奔波，动辄千里万里，倒不如这苔藓，守着一面墙就守出了一生的丰饶。

黄昏来得早。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光已经斜得不成样子了。最后一抹暖色从墙头滑下去的时候，苔藓的颜色深了，像是把白天攒下的光都收进了叶脉里，等着夜色慢慢用。有风从巷口进来，苔藓轻轻地颤，却不声响——它是不会说话的，所有的言语都化成了这绒绒的绿，细密的，层层叠叠的，比任何话语都更懂得什么是长久。

巷子尽头传来谁家关门的声音，沉闷的一声，把黄昏震得晃了晃。苔藓还是那样静静地绿着，不为所动。夜色从巷口漫进来，先染黑了墙头，再慢慢往下爬，像水浸透了纸。月光终于亮起来的时候，苔上的绿便成了青灰，像是褪了色，又像是换了一件更素净的衣裳。我知道它醒着——在每一粒微尘的降落里，在每一缕水汽的升腾里，在每一次露水的凝结里，它都在生长。很慢，很慢，慢得几乎看不见，但确实在长。就像时光本身，不动声色地，就把青砖变成了绿墙，把童年变成了记忆，把相聚变成了怀念。

夜深了，我起身离开。走出巷口时回望了一眼，墙角那一片绒绒的影子融在黑暗里，几乎辨不出了。可我知道它在那儿，在砖缝之间，在尘土之上，抱着自己的绿做梦。明早再来时，那嫩黄的绒毛又会密一些罢。它会一直这样长下去，比墙老，比巷长，比所有路过它的人更懂得什么叫作停留。而我心里那一层薄薄的青苔，也在这一刻又厚了几分——湿漉漉的，软茸茸的，像墙角的这一片，沉默着，绿着，等着下一场雨来。

海南的大街小巷，总藏着些浸润着烟火气的老芭茶店，这是海南人独有的悠然天地，几乎在每一条寻常巷陌都能寻见。无论是晨光熹微的上午，还是暑气渐消的下午，三三两两的“老爸”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集而来，端着茶杯稳稳落座，高声喊一句“来壶茶，再来几碟点心”。不一会儿，茶香便混着点心的甜香漫开，闲话也随着袅袅茶烟氤氲开来。话题漫无边际，上至国际风云、国家大事、省府要闻，下至渔获丰歉、侨乡旧韵、邻里趣闻，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的轻谈到柴米油盐的琐碎，桩桩件件都能聊得兴致盎然。

老爸茶有源，源在南洋的海风和文化里。清末民初的海南，土地贫瘠，海浪滔天。无数琼籍男儿背井离乡，乘着木船南下南洋讨生活；一叶叶扁舟漂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曼谷等地。在异国他乡，他们疲惫时，寻一处西式茶店歇脚，于是一杯加糖的红茶，一碟黄油面包，成了抚慰乡愁和消解疲乏的灵丹妙药。彼时的西方下午茶文化，已随殖民浪潮在南洋落地生根，渐渐与当地风情融合，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饮茶文化。华侨们归得乡来，也把南洋的茶味和西式饮茶习惯带回了海南，慢慢地在海口老街、琼海潭门、东方新街等地盖起骑楼，开起了西式茶店。茶店带着几分“洋气”，玻璃柜台里摆着蛋糕、餐包，铜壶里煮着咖啡与红茶。

无论是闯过惊涛骇浪的归乡游子，还是常年与大海博弈的渔民，最盼的便是在茶店里寻个座位，让温热的茶水消解异乡奔波的劳苦，让细碎的闲谈抚平漂泊的疲惫。他们围坐一桌，一壶茶能喝一下午，从南洋的见闻聊到海岛的风物，从家里的琐事谈到邻里的家常。日子久了，茶店老板摸清了本地人的喜好，渐渐调整了茶品与点心——西式的红茶里加了本地绿茶的鲜爽，铜壶依旧煮着咖啡，却也多了鹧鸪茶、菊花茶的清香，昂贵的进口糕点旁摆上了香气扑鼻的菠萝包、薏粿、煎堆、油条，老爸茶的味道也愈发多元，原本带着“洋气”的茶店，慢慢染上了海南的本土底色。邻里街坊也都爱来凑个热闹。连孩童都知道，茶店里的老爸们藏着讲不完的故事。茶店成了海南最鲜活的市井舞台，

一食话琼崖

一缕茶香

■ 苏影

而老爸茶，也从一种外来的饮茶习惯，变成了海南人生活的一部分。

老爸茶有根，根在海岛烟火人间的日常里。自古以来，海南向海而生，不少本地人耕海谋生，家中男人为了生计，总会驾木船远赴西沙、南沙，短则月余往返，长则半载不归。行船半条命，南海风云诡谲，黑风暴说来就来，海盗袭扰更是常事。不少男人一出海便是诀别，父子同船葬身海底的悲剧也时有发生。明代学者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记载：“古谓：‘父子不同舟。’盖思风涛一旦并命绝嗣也。”这便是海南人“父子不同船”古训的由来，无非是怕家中的顶梁柱一旦同遭不测，家族血脉将无以为继。家中女人们整日担惊受怕，日夜祈福，亲人们平安归来便是最大的期盼。无论闯荡南洋的游子，还是出海耕海的乡人，平安归家之后，便约上亲友相聚茶店，饮茶闲谈，安放半生奔波的辛劳。茶店，成为了这群“老爸”们最惬



老爸茶的茶点。原图：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龙 AI制图：陈海冰

意的聚集地。数月甚至半年都不见得父亲的孩子寻不见老爸，自会缠着阿妈问个不休的。这孩子找“阿妈，老爸呢？”这个阿妈手往茶店的方向指“诺，在那。”那家的孩子也问“阿妈，老爸呢？”那个阿妈手也往茶店的方向指“诺，在那。”茶店里，各家的孩子们，这个叫“老爸”那个叫“老爸”，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一声接一声。“老爸茶”这个名字，便是在这股烟火气里慢慢成形和流传。

时光荏苒，海南的骑楼依旧矗立，只是茶店早已从最初的几家扩展到街巷各处。曾经的木船换成了铁船，导航设备取代了渔民的更路簿，可老爸茶的味道，始终没变。那缕茶香里，藏着闽海人的坚韧，裹着南洋的风情，更盛着海南世代的人间烟火。2024年，“老爸茶”习俗入选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缕跨越南海的茶香，终于被正式定格为海南的文化符号。

| 诗路花语

七夕

■ 陈业秀

疏枝凝暮霭，斜月挂遥穹。
鹊绕星河处，情牵牛女中。
经年萦别绪，隔岁抱深衷。
清泪沾宵路，幽怀寄远风。

天空的告白

■ 谢一持

一场秋雨，一缕清风
藏着天地所有温柔
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信
一滴一字，攒成短句
几行细碎小诗，淌过江河
朝着海奔去，不肯停下
万千雨丝，是摊开的心风，
是藏不住的念想
裹着软软心事
低低俯身，说给大地听
缓缓清风，是漫出来的真诚
天空把一切，都捧给大地
泥土接住每一点柔软
草木轻轻舒展枝叶回应
大地收下漫天细碎情意
静静存好，这绵长的告白

乡下

■ 蔡小平

垄间的风，洗刷过父亲的汗巾
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苦涩的金黄
母亲的骄傲，是在田野里磨亮月光
收割的喜悦，恰似摇篮里温馨的歌谣
晒谷场摊开整片阳光
谷粒撞进竹匾，让人想起拔节的芬芳
柴门轻掩，留住炊烟的绵长
大榕树下，童年就是季节捉迷藏
蝉鸣躺进庄稼的怀抱
时光在田垄上慢慢生长
每一寸泥土，都包裹着朴素的愿望
乡下的日子，是岁月刻下的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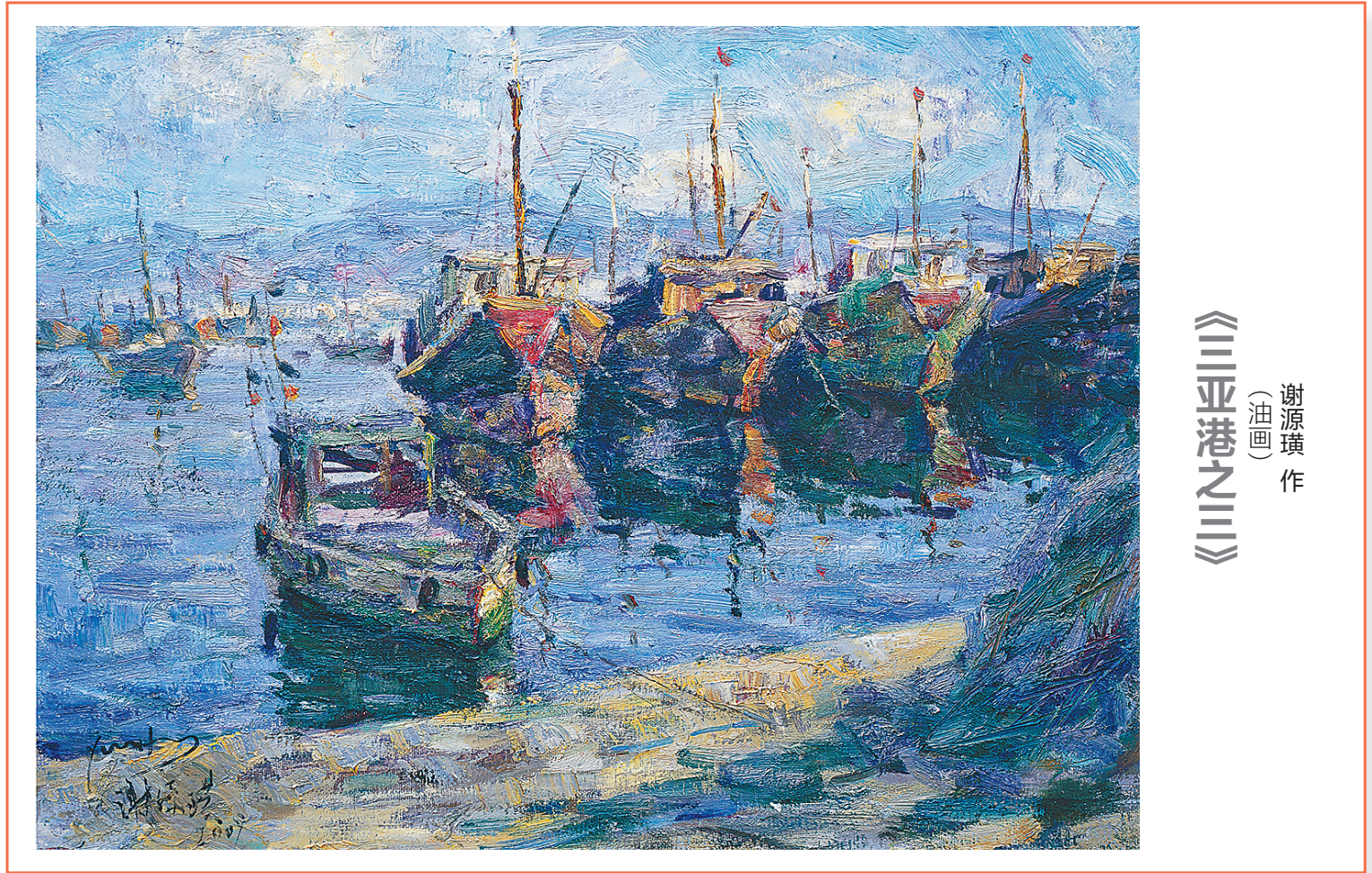
守海人

■ 徐国良

大海的澄明与美丽，
都写在沙滩的面容之中。
当晨曦还未吻醒海面，
总有一群比朝阳起得更早的人，
用一把长帚，一抹微光，
精心梳理着大海的从容。
熨平潮汐的褶皱，
拂去昨夜的尘踪，
让每一寸柔软的沙滩，
倒映着碧波与长天的宁静。
我不愿用世俗的称谓去定义他们，
他们是护卫大海尊严的功臣。
他们的人生也许是海滩微小的沙粒，
他们的情怀却像大海一样深重。
正是他们一天天无声的俯身，
才让这片蔚蓝，
永远值得世人深情相拥。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三亚港之三》
（油画）
谢源 原作

一条小溪，清澈而明丽地流淌在琼北大地上。

源自火山台地的澄江，穿越丘陵沟壑，缓缓淌过澄迈广袤田野。澄澈江水浸润两岸，漫染瓜果甜香，裹挟稻禾清芬。江面时而安然静谧，时而灵动激荡，一路奔流，在老城糖厂旧址附近奔涌入海。悠悠江水滋养一方水土，绘就老城镇迥异动人的水岸画卷。

不清楚从何时起、何人赋予她“澄江”这个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名字，更无从知晓是官方还是民间高人将她之名首字与毗邻迈山之首字巧妙结合，并在隋大业年间成作为一个古县治之名称：澄迈县。

澄江没有南渡江的浩荡奔腾之壮阔，也没有万泉河瑰丽旖旎的风光和传扬四海的知名度，但她却承载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积淀。据史学家考证和史料记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澄江畔活动，依江而居，借江为生，世代繁衍，创造了澄江的开发历史。被尊为道教南宗五祖的白玉蟾，在澄江畔的老城墟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当地军民无数次在江畔抗击海盗、倭寇和日本鬼子的侵害，守卫了家园。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曾于澄江流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决战，并快速跨过澄江桥歼残敌，加快了海南的解放……这些历史和文化资源正在被梳理和挖掘。

澄江具有平凡而又挡不住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官宦和骚人墨客驻足观望、沉思、吟哦，并留下大量的诗词和墨宝。宋代诗人苏东坡黄昏时时刻站在澄江畔的通潮阁，百感交集，欣然命笔：“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风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生欲老海南

一岁月山河

驻足澄江畔

■ 蔡汝保

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鹤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还留下稀世墨宝《渡海帖》。胡铨和李光也在澄江边留下诗篇和题匾。明代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有诗《通潮阁》曰：“飞阁凌空接天远，澄江如练映平川。潮声日夜通沧海，山色高低入画笺。过客凭栏思往事，骚人把酒忆前贤。凭谁为问当年事，唯有渔樵在野烟”。可以说，澄江的一草一木、一滩一涂、一路一桥、一山一水都为苏东坡等诗人提供了灵感和意境，丰富了创作的源泉，成就了他们的创作。当然，这些佳作也给澄江增添了魅力和风采。

古往今来，澄江之滨来者熙熙，往者攘攘。